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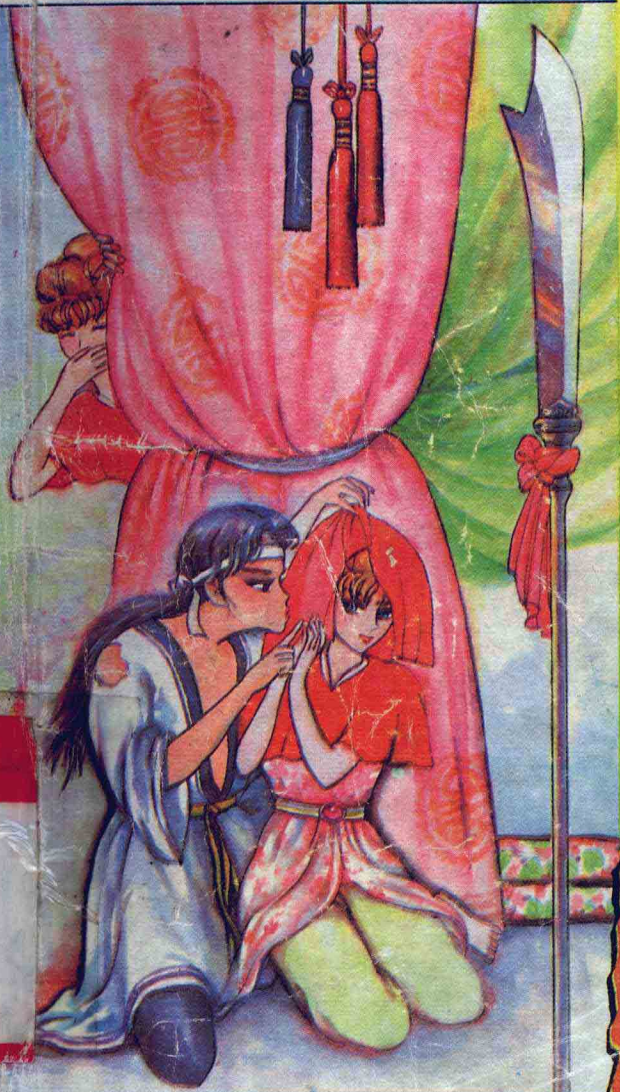
毒门唐家奇人艳事大系

查良居士武侠系列

好运浪子

查良居士

中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好运浪子

查良居士 著

中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第九章

掌下不死无名鬼

岳天豪又替米房输力疗伤，更加有点提心吊胆，生怕岳天豪心起歹念，乘人之危，而陡然发掌，将父亲击毙。

诚所谓骨肉连心，她这种疑虑，能说是多余吗？

一点也不多余，谁知道岳天豪存的什么心，是好意？还是歹意？

因此，她在不安的心理中，一直力贯双掌，全神全意在

戒备着，准备只要发现情况有异，便全力向岳天豪击去，即或力所不逮，也不愿眼睁睁看着他将父亲震死。

正当她心念不定，愧咎难安时，忽见米房长长出了口气，朗朗一笑道：“小侠请收回真力吧，一进任性，差点将老命送掉，真是险极！”

说话中一越而起，转向岳天豪一拱手道：“谢谢小侠手下留情，只是尚有疑困难释，不知小侠能否据实相告？”

“事无不可对人言，但不知尚有何事见疑？”

“小侠的六合掌系何人传授，能否赐知？”

“关于这点，不是已经问过了吗？”

“不错，确是问过！”

“那为什么旧话重提，难道怀疑在下言而不实吗？”

“小侠请不要见笑，说出来实在是件丢脸的事！”

“何事这等严重？”

“实不相瞒，本门中的‘六合掌’法，失传已近百年了，迄无法找回。”

“哦，有这回事，是怎么失落的？”

“在先祖手内……”

“爹，不能老站在此地讲话呀，何不到房内去！”

米房的话刚说了一半，便被女儿打断，使米房歉然一笑，急向岳天豪道：“我也是被惊喜冲晕了头，连礼貌都忘了，小

侠快到房内详谈吧！”

他一面自责自艾地，一面就举手相让。

就在岳天豪将要举步时，米琼英忽然一声“哎呀”便纵身先向房内抢去。

并在她起步的同时，向岳天豪歉然一笑，显出一种娇嗔与天真的少女态度。

岳天豪先是闻声一怔，但旋即明白她的心意，必是为着房内的碗筷仍未整理，故发出惊讶之色。

他猜得一点不错，米琼英确是为此。

他们这一怔神的工夫，米琼英已整理就绪道：“快请进来坐吧，我给你们泡茶去！”

说着，像只白蝴蝶般，在白衣飘飘中，手捧碗碟，已急到外面走去。

岳天豪待米琼英去后，方当先走回房内坐下，道：“贵门中的事，在下自不便过问，只是假若须要帮忙之处，或要尽一份力，也说不定！”

“小侠盛情，老朽感激不尽！”

米房谦虚的说着，然后面色一正续道：“当家父年幼时，祖父忽然动了游兴，当时先祖母本来不肯，无奈他去意很坚，祖母也不便过份阻拦，免得引起祖父老人家心中不快。”

“这也是作妻子应有的态度。”

“在临去之时，本将掌法的四招全部授给了先父，只是当时由于先父岁尚幼，故仅学会了架式，未能记清口诀！”

“后四招乃全部掌法的精华，仅学会架式怎行！”

“是的，先父就因此，始终无法窥得后四招的妙处，说起来实是件伤心的事！”

“令祖后来是否回转？”

“没有，假若能回来一日半日，也不致武功失传！”

“你的意思，是怀疑与令祖有关？”

“小侠明鉴，即使与家祖父无直接关系，最低限度，也应该有点关连！”

“假使令祖在顾，应该有多少高寿？”

“一百二十六岁！”

“是依据什么算的？”

“先父长老朽二十四岁，家祖又长先父三十岁！”

“老前辈的年岁是多少？”

“七十二！”

“令祖的长像可知道？”

“先父曾经提过，说是中等身材！”

“可有特征？”

“未曾说起过！”

岳天豪听至此，不禁眉头一皱，良久又道：“尊讳如何称

呼？”

“家祖的，还是先父的？”

“自然是令祖的了！”

“米满仓！”

岳天豪闻言暗忖：姓米的就叫个满仓，假若姓银，定然要叫成满库无疑。

他内心虽如此想，口中却未敢说出，思维有顷，遂歉然道：“可惜我不知那位老人家的姓名，不然倒可知道是不是令祖了！”

“那位老人家住于何处？”

“只知住于西昆仑，至于真正地址，以及如何走法，却不知道！”

“小侠离开西昆仑多久了？”

“若以时日计算，迄今也不过五十余日！”

“两月不到，难道就忘了路径？”

米房如此问，显然对岳天豪的话不十分相信，所以说话中，微有几分愠色。

岳天豪当然也看出这一点，立刻答道：“去时是在晕迷之中，直待那位老人家相救，方始清理过来！”

“当时可是受了伤？”

“并非受伤，而是吓晕的！”

岳天豪正说至此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如银铃般的咯咯娇笑，接着便见白影一闪，米琼英便笑容可掬的进来道：“以你的性格，还有被吓晕的时候？”

语意中，显然对岳天豪有几分讥讽之意。

但岳天豪并未恼，仅莞尔一笑道：“假若换上是你，岂止是吓晕，不把你吓死才怪！”

“英儿不得无礼！”

“爹也真是的，说句笑话都不成？”

岳天豪见米房向米琼英责斥，即道：“没关系，不必过份拘泥！”

米房黯然道：“老朽仅此一位幼女，自小惯坏了，所以成了个无羁的野马，失礼之处，尚请小侠包涵一二！”

“老前辈太客气了！”

“理应如此！”

两人客套了一阵，米房又话归正题道：“是什么样的大事，能将小侠吓晕？”

岳天豪沉默了一阵，方把自己经两位师父教导的经过，原原本本说了一遍，只是把自己的家世，仍然略而未提。

即此，已把坐在旁边的米琼英，听得如痴如醉。

惊险处替岳天豪捏一把汗，遇到得意时，又暗替岳天豪高兴。

唯有米房听后，却沉默半晌，不住的低头寻思。

良久，方见他猛然抬起头来道：“离开西昆仑，是否仍骑那只怪鸟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乘鸟到了玄冰峰！”

“至于玄冰峰大家寻雪蝮之事，已听人说过，至于离开那位‘冰谷老人’时，难道他一点未交代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唉！他老人家可能早把我们忘了！”

米房感叹似的说着，好似又想到一件事，急问道：“冰谷老人除了教你‘六合掌’外，是否尚其他的武功？”

“尚有‘三阳神功’！”

“绝对没错，一家是家祖！”

米房十分坚定的说着，又朝岳天豪望了一眼道：“若以武林辈份来说，我应该称小侠为一声师叔才对！”

岳天豪忙站起身摇手道：“使不得，冰谷老人是否就是令祖，目前尚不敢决定，怎好妄自尊大！”

“依情形看，是错不了的，因为武林中，对‘三阳神功’与‘六合掌’法，均为本门不传之密，而小侠不但均会，且深得神髓，依情依理，也不会有错！”

“是与不是，目前尚难十分断定，待将来见了冰谷老人再说吧！”

“小侠莫非认为我等不可教吗？”

“在下仅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怎敢作如斯想！”

“那如何绝人太甚？”

“师门大事，岂能随便认定？”

岳天豪决然的说着，把话微顿，继道：“况且曾经事先说明过，在下到此目前为止，并未向任何人正式拜师，自然也不能算是任何人的子弟，此其一，在临离冰谷之时，他老人家曾严辞拒绝拜师！”

“已得本门不传之秘，却是铁的事实！”

“这我应该感谢冰谷老人的成全。”

“小侠可知年无长幼，达者为尊吗？”

“遇事勉可应付，不敢自诩通达！”

“小侠既欲坚持己见，不必再往下谈了，只是另有一项要求，不知小侠可肯应允？”

“只要力这所及，和不违背人道的正当要求，当可尽力而为！”

“这件事在小侠来说，乃是轻而易举之事。”

“不必绕弯子，坦率的说吧！”

“欲将小女相托，不知可愿照顾？”

“托给我？”

“正是此意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小侠可是怕累赘？”

岳天豪被这突然的问题，感到为难万分，故半晌答不上话来。

可是旁边的米琼英，更加吃惊，她想不到父亲会有如此决定，忙道：“爹预备到哪去？”

“英儿不必吃惊，爹不会永远离开你的！”

“暂时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你祖父为了寻找父亲，以致终年奔波，终至在失望和伤心之下，郁郁终生，其内心之痛苦，实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！”

米房黯然的说着，满脸悲怆之色，沉默了一阵，方喟然道：“在临终之时，仍在千叮咛万嘱托，说是只要一有消息，不论任何困难，必须把他老人家请回来！”

“岳小侠所说的‘冰谷老人’，是否真是曾祖父，现在尚不敢决定！”

“据我的猜想，决错不了，武林之中，除你曾祖父之外，能熟谙本门武功的，绝不作第二人想！”

“爹既然很有把握，还是女儿陪你同住吧！”

“我已经想过了，依道理是应该去的，可是西昆仑为终年积雪之地，有你同去，实在太危险了！”

“就是因为危险，才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照应？如爹说句你不愿听的话，西昆仑可比不得天山，你去了只有增加我无边的困难！”

“爹觉得女儿竟如此无用？”

“余意已决，不必再说了！”

米房坚决的说着，又转向岳天豪近似哀求的道：“小侠就请答应我的要求，总不能让我作个不孝之人，而让人唾骂吧！”

“好吧！不过以三月为期返回之际便到中原找我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，快去把小侠的东西取来，立刻上路。”

“爹准备何日走？”

“你们先去，我整理一下，立刻动身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你们还走得了吗？”

这话答得实在突然，三人循声去，不禁吃了一惊！

只见从谷中走来八名大汉，个个手执兵刃，不由分说，便把三人团团围住。

岳天豪冷然的环视了一遍，方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，这种仗势，意欲可为？”

为首的大汉向岳天豪上下打量一阵，问道：“你可就叫岳天豪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你家少爷！”

“死在眼前，还敢发横！”

“你说谁死在眼前？”

“除说你之外，这两位也不能放过！”

“呸！凭你们也配！”

“好个小狗，看大爷到底配不配！”

那为首的大汉喝着，便伸手向岳天豪胸前抓来。

岳天豪本就是吃硬不吃软的性格，听这大汉开口就骂小狗子，心中那股怒火已经无法遏止。

再见他又动手却脚，那还能忍得住，所以见他伸手抓来，并不避闪，存心要给他一点颜色。

直待那大汉抓来的手掌将及胸前的刹那，方将手陡然一翻，猛向那大汉的手上扣去。

不知是岳天豪的手法太快，抑是那大汉过分大意，待他发觉情况不妙，已为时太晚，被岳天豪扣了个正道。

那大汉见手被扣，不死也得重伤。

可是不要看岳天豪小，狠起来可真够人瞧的。

那大汉的脚方抬起，尚未踢出，便“妈呀”一声惨叫，浑身像面条似的，软溜溜便往地上躺去。

这种近身相搏，情况最为危险，稍一不慎，可能遗憾终生。

由于他们的动作太快，虽与那大汉同来的尚有七个同伴，均虎视眈眈围在四周，也来不及援救那大汉。

直待那大汉吃了亏，其余七个大汉方才警觉，只是为时已经晚了。

但他们既是同路而来，岂能眼看着同伴吃苦？

就在那为首大汉将倒地的刹那，七人同时举掌，齐往岳天豪身上击来。

这七人的功夫本就不弱，现在又是奋力合击，其威猛之势可以想见。

所以当他们的掌力方出，便尘土飞扬，带着一股啸声急劲而至。

直可说连眨眼的工夫都没有，便闻轰隆一声暴震，夹杂着一声闷哼和两声惊叫，一股烟尘滚滚的旋风，扬起两三丈高，立时蔚为奇观！

由于被激起的尘土挡住了视线，那七个大汉一时也弄不清那声闷哼是发自何人之口？

而且在击出一掌后，谁也不敢多动，全神戒备，以防不意之袭击。

“好掌力！”

就在他们怔神戒备之时，忽然有人如此大喝着，虽尚未看清是谁在喝叫，但从声音上已可听到，绝不是他们的大哥。

只是他们还存着有几分侥幸心理，希望那声闷哼，或者是那声惨叫，系发自岳天豪的口中。

说什么希望，在他们心目中，简直可以确定，岳天豪在此合力一击之下，绝无幸生之理！

由于这一点心理在作祟，所以虽全神戒备，可是谁都没有移动一步，静待尘落之后，好收拾他们的掳获物。

当然尘灰不会永留空中，终有被风吹落的时候。

不大工夫，一阵山风吹过，尘落灰飞，而出现眼前的，确是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只是面目全非，一时也难辨清是岳天豪？还是他们的大哥。

为什么他们知道仅击袭一人呢？

皆因只有一具尸体之故耳。

正当他们的辩认时，忽听有人讥笑道：“掌力倒不错，只怕回去可无法交代！”

他们循声望去，不禁惊诧万分，只见岳天豪面含冷笑，悠闲的站在他们身后三丈之外。

于是便听一人问道：“你是人？还是鬼？”

“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！”

“那你是什么？”

“是你家的小祖宗！”

“狗小子，还我大哥命来。”

一人一喝，其余六人即虎扑而上。

但他们刚走了几步，便被一股急劲的掌风，震得连退了

数步，不由一阵骇然！

惊骇未定，岳天豪已冷笑道：“人家说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们竟更进一层，见了棺材也不落泪，既然如此，少不得就送你们上路！”

“少废话，接家伙吧！”

就在这一眨眼间，七人已全亮出兵刃，喝叫中，便齐向岳天豪攻了上去。

他们一亮出兵刃，顿使岳天豪想起老哥哥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说是现在江湖中，有“龙家八虎”，全用的是虎头钩，每逢对敌时，常是八人齐上，且配合得非常严密要是遇上时，应该特别小心的话。

如今八人已杀其一，这七人的兵刃，便是清一色的虎头钩，不是龙家八虎还有谁？

于是便喝道：“我道是谁，竟这样不守江湖规矩，原来是‘龙家八狗’找岔来了！”

“既知是龙大爷们，就乖乖纳命来！”

“呸，一群窝小狗，也敢在少爷面前狂吠！”

“快亮你的兵刃，不然可别怪大爷们不讲规矩！”

“你们还知道规矩，少爷就以空手称称，看到底你们有多少斤两！”

“这是你自己找死！”

龙老二喝着，正欲招呼兄弟们动手时，忽听美书生米房大叫：“岳小侠不可，英儿就要来了！”

岳天豪抬头一看，差点笑出声来。

原来这位美书生，现在那个样子可真够瞧的。

满头满脸，全被厚厚一层尘土掩盖着。

他本来也是被困在中间的，可是龙家七兄弟见大哥受制，急欲抢救大哥，对米房父女俩便无法兼顾。

也就在此一眨眼之间，米房便拉起女儿疾向外面冲。

假若单是他自己，很可一越而出，根本不会被攻。

无奈米琼英担心岳天豪，不愿弃而不顾，所以在行动上便慢了许多。

当他刚拉着女儿走出数步，便听到身后一声巨响，把米琼英吓得一声惨叫，而米房自己也被那股奇异的掌力震得神色一呆。

由于距离太近，所以被激起的尘土落满周身。

至于岳天豪能安然脱离，说来谁都不敢相信，完全归功于机智和功力。

他不全未被掌力震到，且有一式美妙的身法，与那股威猛的掌力同时出现，只可惜大家全被掌风转移了注意力，以致谁都没有看到！

原来岳天豪本是扣紧了龙老大的手腕不说，且贯注真力，